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including a date or page number.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of the page.

Large,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a title or a significant mark, centered on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rendered in a bold, blocky font with a light gray background.

Vertical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itioned between the top and middle sections.

Vertical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itioned between the middle and bottom sections.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宋會要卷第三百八十六

大興徐松輯大典本

吳興劉承幹編定

刑法八禁約

禁約三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刑法

禁約三



淳熙元年四月二十八日詔諸非僧結集經社及聚眾行道者並依紹興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詔旨仍令勅令所修立條法

六月十三日詔已授差遣人朝辭託限半月出門如元在臨安府住居之人及現任行在官同居有服親與免出門不許出謁若有違戾令御史臺覺察彈奏

十二月十五日旨昭軍守臣言乞自今有蔭應贖之人並不許通放過淮博易如有違犯透漏錢糧事發到官並不許引用蔭贖止依無蔭人例斷遣從之

二年二月十二日詔自今將舉人程文並江程地圖籍與販過外界貨賣或博易者依與化外人私相交易條法施行及將舉人程文令禮部委太學官點勘訖申取指揮刊行

五月十四日詔湖北轉運司約束州縣應有科敷軍器物料錢或招軍去處截日住罷過合支招軍例物止令逐州省司公庫通融支遣

以監察御史劉蕃言湖北州縣收買分拋軍器物件科擾於民多不支錢近年以來帥司劄下免行起解止令出備招軍例物民始受弊近降指揮招人雖減分數比之送納物料猶為煩費蓋皮筋鐵葉屠夫治戶容或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有之若轉而為錢則私家所無必致資易穀帛以備輸納甚為民害故有是詔

六月一日詔諸路監司遇巡歷到州縣檢照有無科罰民戶錢物如敢違戾即令給還官吏重寘典憲從司諫湯邦孝請也

七月十日詔六曹等處人吏不得與諸路作承受規圖厚利探報利害人乍候轉送如違計贓坐罪及諸司遞發筒牌令當官入遞印押發於不得私帶移文字傳遞從度支郎中王松老請也

十月十五日詔兩淮州軍及帥臣監司並駐劄御前諸軍應有事干邊防軍機文字緊切事宜許具奏并申

三省樞密院不得泛濫申發或作劄子具報他處如敢
違戾具職位姓名取旨重作施行切二年二月二十三
日中書門下省言湖南北路每歲販茶除官司差撥軍
兵戍守彈壓訪聞所差官以巡緝為名將過往商旅興
販物貨不問有無文引攔截搜檢騷擾詔湖南北帥憲
司戒約部轄兵將官各嚴行鈴束所部官兵務要鎮靜
毋令非理騷擾生事如有違犯重作施行

二年五月十七日詔民間採捕蝦蟹殺害生命訪聞多
是臨安府緝捕使臣所管火下買販及主張百姓出賣
令本府日下先次出榜曉諭三日外別差人收捉赴府
懲治如捉獲火下貨賣即將所管使臣一例坐罪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八月十七日臣僚言臨安府前有人戶私置牢房與
公人通同作弊專一鎖閉理對知在公事之人號曰關
留店每夜不下一二十人雖無脚匣亦有門鎖詔本府
常切覺察不得依前違戾

二十日中書門下省言累降指揮約束州縣不輒
得因公事科罰百姓錢物許人越訴坐以私罪非不嚴
切近來尚有人戶經臺省陳訴不絕詔自今有經臺省
陳狀事實干已者仰戶開具科罰官職位姓名申尚書
省

十月十六日中書門下省言已降指揮禁約奢侈逾
制事件緣鞏鼓之下四方取則奉法行令當自近始若

臨安府不切遵守則外路必將倣效視同文具詔行在
專委臨安府守臣嚴切禁止斷在必行如有違戾令御
史臺覺察彈奏先次將守臣重行責罰其犯人依條斷
罪追賞有官人取旨施行外路州軍依此仍委監司覺
察按劾多出文榜曉諭

十七日中書門下省言訪聞鄉民歲時賽願迎神雖
係土俗然皆執持真狀立社相夸一有忿爭互起殺傷
往往致興大獄理宜措置詔諸路提刑司行下所部州
縣嚴行禁戢如有違戾重作施行

十二月七日詔臨安府城外占據江岸之家收掠撞
岸錢等日下住罷仍於沿江一帶出榜曉諭臣寮言自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六和塔至黑樓子沿岸沙地為形勢之家所占折而為
八或收撞岸錢或收賃地錢雖柴薪果實之屬無有免
者稅場既已取之於公形勢之家又取之於私咫尺之
間而有公私兩稅民何以堪乞行住罷故有是命

十二月十七日慶壽赦西臨安府湖係放生池專降
指揮不得採捕邇來以民冒利採取所屬本嘗禁止可
令本府嚴立罪賞出牒禁戢專責巡禁官司毋得容縱
應諸路放生池依此

三年五月八日詔民間採捕田鷄殺害生命雖累有約
束貨賣愈多訪聞多是緝捕使臣大下買販及容縱百
姓出賣令出榜曉諭差不干礙人收捉如大下貨賣捉

獲其所管使臣一例坐罪

四年二月七日監察御史齊慶言沿海諸處屯駐水軍多因土地所產輒置軍團遇有民旅將到物貨雖已經商稅未許貨賣必令赴團上厯給牌解牙息方得自便客販由此妨滯物價因而騰踴乞令住罷從之

四月二十八日詔曾經編配吏人及見役吏人並不許充官民戶幹人如違許人陳告依冒役法斷罪追賞先是前知常州晉陵縣葉元凱言州縣形勢官戶及豪右之家多蓄停罷公吏以為幹人恃其姦惡持吏短長官物抵頑不輸詞訟則變白為黑小民被害乞立條制行下禁止故有是命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六月二十日詔江東提刑司下所屬州郡禁止採捕蜂兒從知寧國府蔡洸請也

八月二十七日詔累降指揮立法禁止私販耕牛過界如聞近來邊界多有客旅依前私販顯是沿邊州軍奉行減裂自今如有一頭透漏過界因事發覺其守臣以下取旨重作施行帥臣監司亦坐以失覺察之罪

十一月十二日詔已降指揮江上四川駐劄諸軍兵官不許接見賓客恐妨軍務及干求騷擾如有違戾將受謁及看謁之人一例重作施行干求乞覓若借舟船入馬之類並許賦論

五年六月二十日詔湖北京西路沿邊州縣自令客人

輒以耕牛并戰馬負茶過北界者並依軍法其知情引
領停藏乘載之人及透漏州縣官吏公人兵級並依興
販軍須物斷罪許諸色人告捕賞錢二十貫仍補進義
校尉命官轉兩官其知情停藏同船同行稍工水手能
告捕及人力女使告首者並與免罪與依諸色人告捕
支賞知通任內能捕獲與轉兩官從知興隆府卒并疾
請也

七月十二日濠州言隆興元年二月十三日敕興販
耕牛過界罪賞與乾道編類指揮不同緣本州乃是極
邊慮奉行抵牾不便詔自今興販過淮知情引領停藏
負載之人并透漏去處賞罰並依隆興元年五月九日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膠膠過淮已得指揮令戶部遍牒兩淮州軍遵守

九月九日詔沿江船戶五家結為一甲如有透漏奸
細盜賊及違禁之物甲內人一等科罪仍立賞錢二百
貫許告如甲內人能自首獲與免罪亦支賞錢沿江州
軍依此

十二月十一日詔訪聞興元府大軍有總領所發到
紅漆牌子金書聖旨每過打請日分掛於倉中廳上監
倉先着公裳拜訖次令統領將官以下着公裳拜畢方
令軍中打請可劄下四川總領所日下禁止

十八日臣僚言沿淮州軍多有透漏錢銀茶貨及違
禁等物其最甚者莫若正陽之水寨蓋水寨每發一船

其管事將官各有常例乞嚴行禁止詔本路帥憲守臣
常切覺察犯人依條斷罪進賞仍約束水寨有領違者
重作施行

七年四月十五日臣僚言已降指揮放免行錢繼罷市
令司非不嚴切諸路州軍間有別作名色如行頭之類
收買物色未免科擾乞令所屬申嚴行下不得循習前
弊從之

五月二十日詔自今諸路監司并州郡吏卒除依條
差出勘旁借請外輒用白狀借請並計贓斷罪

二十八日詔自今應諸司屬官止令置司州軍依格
支破當真人不得下外州取撥及收受錢糧衣賜等人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入已如有違戾令諸司互察重寘典憲

六月十六日詔監司郡守毋得以寬剩為名剗州
縣非正額錢物其巡歷處到任之初亦不得抑勒州縣
輒取獻納如有違戾在外許監司互相覺察在內令臺
諫按劾以聞

七月九日臣僚言乞戒飭州縣非帥臣監司不許用
紫帶幕列郡不許用牙旗及轎前列扇通判知縣不得
用紫轎衣州郡遠接不得發遣旗幟圍子槌劍之屬止
於所部界內隨宜迎迓從之

八月十九日詔早傷去處如客旅興販米斛過稅場
即時免稅通放不得妄作雜稅及船力勝收錢

十月二十四日臣僚言廣南諸郡創鬻沙彌師巫二帖以滋財用緣此鄉民怠惰者為僧姦猾者則因是為妖術除出給沙彌文帖已立限收毀外詔廣東西路帥司行下所部州軍將給過師巫文帖並傳習妖教文書委官限一月根刷拘收毀抹嚴行禁止毋致違犯

八年正月二十一日臣僚言愚民喫菜事魔夜聚曉散非僧道而輒置庵寮非親戚而男女雜處所在廟宇之盛輒以社會為名百十為群張旗鳴鑼或執器及橫行郊野間此幾於假鬼神以疑眾皆王制所當禁詔諸路提刑司嚴行禁戢州縣巡尉失於覺察並寘典憲

五月一日上謂輔臣曰近日都下銷金鋪翠復行於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市不必降指揮只諭王佐嚴加禁戢若有敗露京尹亦能安逃責耶朕以宰耕牛禁銅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記事板每京尹初上輒示之

七月十一日詔四川制置生日慶賀之禮如有循習襲違戾餽者受者并寘典憲

十二月五日詔自今州縣學校倉庫有大類弊者許隨宜修葺不得別假名色以擾民內則臺諫外則監司各以狀聞重寘典憲

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詔諸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軍將見賣舉人時務策并印板日下拘收焚毀令禮部檢坐見行條法申嚴禁約延致違戾

以給事中施師點言文字過界法禁甚嚴人為利回
多所抵冒竊見書坊所印時文如詩賦經義論因題而
作不及外事至於策試莫非時務而臨軒親試又皆深
自貶損以求直言所宜禁止印賣故有是命

四月九日詔自今州郡文武官再任並不得講到罷
禮數及不得令府庫更新製造應干物色

九月十三日明堂赦保正副依條所掌止於煙火盜
賊橋道等事訪聞官司動以一切取辦如修葺材料差
顧夫力至於勒令催科並是違法今後州縣遵守條令
不得泛有科擾如違許充役家越訴仍令監司按劾以
聞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同日赦罪人財產自有應籍沒法訪聞州縣輒用私
意違法拘籍以資妄用自今如有依法令行籍沒財產
人並須具情犯申提刑司審覆得報方許籍沒仍令本
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許人戶越訴

二十五日臣僚言四川州郡常職之外有所謂檢察
局務提點倉場者類皆於員外創添以周給親舊身非
正員無職事繫慮徒以耗蠹國用於月給外巧求以便
私計乞下逐路監司監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從之

十月二日詔諸路帥司監司州軍通行曉諭富室上
戶因舊年旱傷借貸人戶米穀不得高折價錢並還學
色仍取利不得過五分敢有違戾許欠戶經監司帥守

陳訴或人戶批欠不還亦許經官理索

十一月二十一日詔廣東經畧司曉諭大吳山民戶各依元降指揮只許用八尺面船採捕為生不得增置大船仍遞相結甲不得傳著他處逃亡人如有逃亡人令澳長民戶收捉申解經畧司重興支賞

以樞密院言大觀間曾降指揮大吳山民戶所置船面不得過八尺近年多有興化漳泉等州逋逃之人聚集其處易置大船創造兵器般販私鹽剽劫商旅故有是命

十年正月四日詔禁淮西州郡採捕

臣僚言淮南州郡有里正保長又有總首緝捕等人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緣地饒麋鹿鷄兔之屬當官者欲得以為苞苴歲科此輩採捕例成白取每至冬間盡將漁者拘集名曰網船督以使臣軍兵課日採捕復立賞禁其私市戕物性奪人力莫此為甚嚴行禁止故有是命

十一月六日詔州縣文移市肆牌額不得輒犯廟諱違者依法坐罪

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詔諸路州軍犯盜等人間有意欲報讎及受吏人教唆妄將本處富室上戶及沿海有船之家以停藏資給之類攀引追逮州縣不審是否便行捕治及所在巡尉弓兵商稅場務以搜檢銅錢為名輒將船戶舟中所需之具指為軍器欺詐錢物致使無

率之人枉被追換令諸路提刑司及沿海帥臣制置司各約束所部州縣常切禁止如有違戾覺察以聞仍出榜曉諭

十二年三月八日右正言蔣繼周言今蕃樂有名渤海樂者盛行于世都人多肄習之往往流傳宮禁乞行禁戢從之

二十五日前發遣筠州趙謚言湖外風俗用人祭鬼每以小兒婦女生剔眼目截取耳鼻埋之陷并沃以沸湯糜爛飢膚靡所不至蓋緣販弄生口之人偷竊小兒婦女販入湖之南北貪取厚利乞行下諸路州軍應興販生口入湖南北者嚴立賞罰委自監司守臣專責巡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尉如能捉獲比類彊盜與之酬賞從之

二十八日詔內外諸軍兵將官赴樞密院審察其官司諸色人往往巧作名色乞覓欺詐自今許諸色人指名赴樞密院陳告將犯人送所屬根勘重作施行其告人每一名支賞錢三百貫事理重者取旨特與轉官資仍出榜曉諭

七月二日右正言蔣繼周言乞明詔諸軍將佐於屯駐去處自今後並不許私置田宅房廊質庫邸店及私自興販營運從之

八月二十九日詔殿前司行下韶州屯駐推鋒軍嚴行禁止軍中回易將見科敷錢物日下除於仍仰廣東

經畧提刑司取見營運科抑名色及除放過錢數開具
申樞密院日後帥臣監司如失覺察並行責罰從知英
州許從龍請也

九月二十三日詔應被差郊祀景靈宮太廟行事等
官如敢仍前託故避免申乞改差之人委臺諫密切觀
察具名彈奏取旨施行

十月二日詔淮南東路帥憲司差使臣二員專一機
察楚州北神鎮私渡仍令繫銜如失覺察仰逐司按治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郊赦在法病人無總麻以上親
同居者廂者報所屬官為醫治訪聞比來店舍寺觀遇
有病患避免看視閭官趕逐出外及道路暴病之人店

吳興劉比嘉業堂鈔本

戶不令安泊風雨暴露往往致斃可令州縣委官檢察
依條醫治仍加存恤及出榜鄉村曉諭十五年明
堂赦同

同日南郊赦州縣間有將人戶計口抑負食鹽嚴限
催錢過於常賦深山僻處無得免者稍有違限便行追
斷號令可令提舉司覺察禁戢如有違戾按劾施行十
五年明
堂赦同

同日赦官司輒立茶鹽鋪虛給帖子均科人戶勒令
齎錢赴鋪繳納未嘗支給茶鹽顯是違法科抑仰提舉
司及諸州主管官嚴行禁戢仍許人戶越訴十五年明
堂赦同

同日赦州縣酒坊多就人戶賒糴米麥不支價錢即
將酸黃酒擡價折還或因節朔吉凶修造之類抑勒酷

賣監繫追納官錢顯屬騷擾可令監司常切觀察如有
以聞違戾去處按劾仍許人戶越訴十五年明

同日赦州縣以權勢親戚過往干託輒於鄉村差借
人夫顯屬違法仰監司常切覺察按劾以聞仍許人戶
越訴十五年明

同日赦人戶折帛錢已降指揮聽以錢會中半輸納
訪聞州縣間有抑納銀兩重困民力可令監司覺察按
劾十五年明

十一月十一日兵部勘會擅入溪洞及典賣田產與
夷人斷罪告賞非不嚴備蓋緣當職官吏奉行不虔致
有臣僚陳請詔令廣西帥司約束逐州遵依見行條法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常切嚴行禁止今後如有違戾仰本司將當職官吏按
劾施行

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新知秀州趙亮夫奏所在州縣
有神祠去處每歲秋成豐稔多用器械之屬前後導引
乞申嚴條令行下諸路州軍告諭民間應有所藏迎神
兵器立限出首赴官交納許以木錫代用從之

十五年正月二十日詔近聞不逞之徒撰造無根之語
名曰小報傳播中外駭惑聽聞今後除進奏院令行關
報已施行事外如有似此之人當重決配其所受小報
官吏取旨施行令臨安府常切覺察御史臺彈劾

五月二十九日知南安軍趙不遜言乞令江西守令

遇有祈禱只許用香花鼓樂迎神不得輒持兵器詔令諸司常切覺察禁戢毋致違戾

十二月五日臣僚言日來都城之內士庶盡持青繖始時不過二三尺今乃悉是重簷巨蓋又帥臣監司通判出入隨轎皆有乘馬胥吏稍遇晴熱例使人持黑油繖遮日多至四五十柄見者嘆駭謂駕後亦不如此非所以尊崇輦轂觀示四方乞下有司嚴行禁戢從之

孝宗會要

淳熙十六年二月四日登極赦私放軍債及質買所轄請給賞賜前後約束甚嚴倘慮有力之人依前牟利侵尅致使軍士不能贍家可令主帥嚴行覺察將見欠債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員並行除放訪聞諸軍回易市帛等物賒與官兵重搭息錢却於請給內過數除尅及輒差請受最多人掌管庫務店肆稍有虧欠勒令陪償又有見占私役科攤造作及買工之類弊幸不一致令軍士貧乏前後約束雖已嚴切深慮未能盡革仰主帥嚴行禁戢將見欠本軍錢物並行除放尚有違戾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總領所覺察以聞重寘典憲

七日禮刑部言將來遇丁卯皇帝本命日依例合禁屠宰禁刑從之

五月十一日前權發遣洋州王知新言竊見本州真符縣沿邊所置關隘皆高山峻嶺林木參天虎豹熊羆

不通人行自可以限隔自平已歲比來歸正之人將闕外空閑山地給令耕種今已三十年生子生孫蕃息甚眾盡是斫伐林木為刀耕火種之事一二年間地方稍退又復別斫一山蕪又皆射獵故於深山窮谷持弓挾矢探虎豹之穴又將林木薊薶之處開踏成路採取漆蠟以為養生之具如此一年復一年林木漸稀則闕隘不足恃矣或有姦細潛伏於闕外去州縣極邊官司無緣得知如此則叛亡難禁姦細不防矣詔令四川制置司行下沿邊州郡將應有林不闕隘去處措置嚴切禁戢毋致採斫

十六日戶部郎中豐誼言沿江並海深水取魚之處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乞許令眾戶舟楫往來從便漁業勿有所問不得容令巨室妄作指占仍舊勒取租錢雖昔係耕種之地坍塌今為深水亦不在占據之限豪彊尚敢違戾州縣儻或縱容即許人戶越訴擇其首倡重作懲戒從之

閏五月二十日詔今後有私撰小報唱說事端許人告首賞錢三百貫文犯人編管五百里

六月五日詔御前不曾差人往權場并海外去處收買物貨深慮或有假作名色夾帶銅錢銀兩過界仰沿邊官司密切機察如有似此之人先次拘管即時具奏聽旨

七月三日詔鎮江建康都統制司嚴行約束今後修

成軍人并搬運甄灰等人將帶銅錢至沿邊諸州或因
事敗露其統兵官或管押將副使臣等並仰逐州取會
名銜具申朝廷取旨施行如州郡或行容底一例行遣
以臣僚言楚州修築城壁鎮江萬兵往來更替并隨
行親屬裝載船隻因而藏匿銅錢過江又本軍與建康
軍中津發甄灰官船動以百計經從揚州高郵管下乃
至楚州逐處雖行禁戢勢力不加誰敢向邇兼聞近來
軍人結黨遞相隄防負錢於前持挺於後間有掩捕公
然搶奪雖死不顧乞行禁止故有是詔

十一月二十五日詔福建路監司嚴戒知縣如有盜
賊緊急不得輒於數里之外起動保甲後使農民有或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違戾特許越訴必真典憲以右正言黃掄請也

紹熙元年三月八日詔建寧府將書坊日前違禁雕賣
策試文字日下盡行毀板仍立賞格許人陳告有敢似
前冒犯斷在必行官吏失察一例坐罪其餘州郡無得
妄用公帑刊行私書疑誤後學犯者必罰無赦從起居
郎諸葛廷瑞請也

四月十七日詔臨安府今後江上客人販到柴薪不
得侵近居民屋舍仍舊於塘岸寬濶處或沙地上塚放
帶切檢舉約束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詔盱眙安豐軍每遇客旅過淮博
易差官檢視不許差歸正歸朝人

三月十七日侍御史林大中言近有造匿名詩嘲訕宰相學官及樞臣侍從者乞申嚴法禁有犯毋貸詔本府多出文榜曉諭如有捉獲之人送獄根勘重作施行六月十一日臣僚言長官曹屬相遇於塗自有定制今也不問別曹異局必揭簾相揖甚則並輿相語有駭觀瞻識者以謂避過之制廢矣至於夜集衆以誣誦梵文立社首以哀掠民財假巫祝以誑惑庶衆興妖祠以張皇禍福其在明時皆所當禁乞謹飭有司申嚴厥令一或有犯必加以罪從之

十二日臣僚言沿邊無賴之民渡淮行劫殺人放火蹤跡敗露則復竄淮南有司究治乃比附亡叛歸本所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減二等坐之今淮北作劫而復歸淮南正以淮之南作窠穴耳乞明詔有司申嚴行下沿邊州郡出榜曉諭一季之後作過徒伴供通贓證分明者並照現行條法罪不致死合從寬貸亦乞照應已降指揮分配屯駐軍施行從之

十月四日湖南提刑孫達言近年以來為守令者不修其官以待考察往往崇飾虛偽撰造政績或葺一亭舍或疏一陂渠或於常費薄有所蠲或於舊弊微有所革自職事而言皆其所當違者而刊刻碑記張大其事繪畫圖冊表聞于朝甚者摹印裝標徧納中外至於分配坊市建立生祠陰諷士民借留再任其間餉遺請

託何所不有監司在遠難盡察知蓋有誤以其姓名登
徹天聽者矣此誕謾詐巧之大者誠不可不禁遏也詔
檢坐建祠立碑舉留條制申嚴行下

四年六月十九日臣僚言朝廷大臣之奏議臺諫之章
疏內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機謀密畫不可漏洩今乃
傳播街市書坊刊行流布四遠事屬未便乞嚴切禁止
詔四川制司行下所屬州軍並仰臨安府婺州建寧府
照見年條法指揮嚴行禁止其書坊見刊板及已印者
並日下進取當官焚燬具已焚毀名件申樞密院今後
雕印文書須經本州委官看定然後刊行仍委各州通
判專切覺察如或違戾取旨責罰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十月四日臣僚言恭惟國朝置建奏院於京都而諸
路州郡亦各有進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
除皆以達之於四方謂之邸報所從久矣而此來有司
所禁不嚴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時騰播謂之小
報始自都下傳之四方甚者鑿空撰造以無為有流布
近遠疑悟群聽且常程小事傳之不實猶未害也倘事
干國體或涉邊防妄有流傳為害非細乞申明有司嚴
行約束應妄傳小報許人告首根究得實斷罪追賞務
在必行又言朝報逐日自有門下後省定本經由宰執
始可報行近年有所謂小報者或是朝報未報之事或
是官員陳乞未曾施行之事先傳于外固已不可至有

撰造命令妄傳事端朝廷之差除臺諫百官之章奏以無為有傳播于外訪聞有一使臣及閤門院子專以探報此等事為生或得於省院之漏泄或得於街市之剽聞又或意見之撰造日書一紙以出局之後省部寺監知雜司及進奏官悉皆傳授坐獲不貲之利以先得者為功一以傳十十以傳百以至遍達於州郡監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先而以朝報為常真偽亦不復辨也欲乞在內令臨安府重立賞牒緝棍根勘重作施行其進奏官令院官以五人為甲遞相委保覺察不得仍前小報於外如違重寘典憲從之

十二月四日樞密院進呈兩淮荆襄控扼去處全籍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山林蔽護訪聞民間採斫官司更不禁止上日屢有約束久而人玩宜再禁戢

五年二月十八日臣僚言暹羅之風近日尤甚去歲江浙湖南皆有旱傷去處唯是江東為甚而湖南江西所損差多米價甚賤足可遠近通流州縣各顧其私聽信城市之民妄言不可放米出界乞督責兩路監司約束州縣不便暹羅以惠斯民從之

四月十四日刑部御史臺太常寺臨安府先承指揮同措置臨安府諸門緣以祀事中夜啟閉本部照得如遇行事官有合赴受誓戒及朝參等官從太常寺預夜關報經由門戶於五更二點開門放入即行鎖閉合監

門官吏嚴禁守鑰不得搭關攏鎖徇私出入須候依時
開門其餘行事官祀祭畢依時入門從之禮部
紹熙五年七月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伏覩皇帝御名
并同音計一十八字擴潤鑊廓郭龐郭郭郭郭郭郭
劇擲籬籬啞啞乞下刑部國子監於文書式并韻畧內
添入從禮部行下都進奏院頒降回避從之
九月十四日明堂教訪聞湖廣等處州縣殺人祭鬼
及畧賞人口并貧乏下戶往往生子不舉條法禁約非
不嚴切習以為常人不知畏可令守令檢舉見行條法
鏤板於鄉村道店關津渡口曉諭許諸色人告捉依條
施行仍仰監司嚴行覺察毋致違戾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十一月二十四日刑部言乞照昨來浙西提舉司所
申行下內外諸軍嚴行管束所遣回易官兵不得以收
買軍須為名公然販賣私鹽如有違戾重作施行詔令
刑部鏤板行下內外諸軍主帥約束

慶元元年八月十七日詔有司檢坐見行條法給榜下
州軍縣鎮今後現任官收買飲食服用之物並隨市直
各用見錢不得於價之外更言官價違許入戶越訴在
外令監司按劾在內令御史臺覺察從臣僚請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樞密院言勘會有不畏公法之人
謁見兵官乞覓錢物或占據屋舍或極賣物貨或告求
關節稍不如意撰造事端誣謗迫脅必欲從其所欲甚

者教唆他人上書伏闕投納短卷恐嚇主帥疑惑衆聽以逞其私若不嚴加禁約無緣止絕詔令內外諸軍今後如有似此不畏公法等入許押赴所在州軍先次收禁具申樞密院送有司根勘如事理頗輕依條施行特送僻遠州軍居住或稍涉情重取旨施行仰諸軍出榜軍門曉諭

二年二月十二日知臨安府謝源明言向蒙高宗皇帝孝宗皇帝矜恤本府支費百出遂降指揮應諸軍等處收買物色并依條收稅近交權勢之家及官司寺觀等處收買木植浩瀨或執官司公據或守申請指揮不問多寡盡免抽解遂使前項詔令皆為虛文乞申嚴前項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指揮行下本府照應施行從之

六月十五日國子監言已降指揮風諭士子專以語孟為師以六經子史為習毋得復傳語錄以滋盜名欺世之偽所有進卷待遇集并近時妄傳語錄之類並行毀板其未盡偽書併令國子監搜尋名件具數聞奏令搜尋到七先生真論發樞百鍊真隱李元綱文字劉子翬十論潘浩然子性理書江氏表心性說合行毀劈乞許本監行下諸州及提舉司將上件內書板當官劈毀從之

八月十四日中書門下省訪聞臨安府城內外私鹽盛行多是無賴之徒脅持鋪戶寺觀營寨或士庶之家

隨門扭賣理合措置欲令臨安府日下大字鏤板曉諭以前罪犯一切不問若今後再敢違犯許諸色人告依格給賞犯人送獄根勘依法斷罪追賞如自能執捕販人赴官陳首降與免罪外更與依格推賞從之

二十七日臣寮言鈺銷之禁不可不嚴其如輦轂之下實為法令之始考宗皇帝固嘗親有訓戒矣今乃列肆負擔無非銅器打鑄稜作公然為業又如建康之句容台州之城下專以古器得名今則紹興平江等處皆有之江西之撫州專以七筋器四得名今則四明隆興鄂州靜江等處皆有之且今治司歲鑄生銅所入蓋自有限其餘皆是取給於淋銅浸銅夫毀一錢則有十餘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之獲小人嗜利十倍何所顧藉欲責之守令凡臣庶家所有銅器及僧道供具立以近限赴官鑄鑿不得續行置造如有違犯坐以違制之罪不以蔭論官吏失覺察罪亦如之其鼓鑄打造爐戶仰所屬州縣括籍姓名監今日_下改業犯者決配海外永不放還仍乞重立賞格許人告捕詔令三省措置條具將上

三年正月三省措置下項一令諸路監司守臣行下州縣等結甲立罪賞粉壁曉諭一令諸路監司守官根刷私鑄銅器之家免罪改業再犯立賞斷配一有於軍寨寺觀舟船內鑄造仰主兵官巡尉嚴切緝捉一官民戶除日前現有腰帶錄鑿及鞍轡作子照子外應有銅器

并有銅釘飾器具不許使用一巡尉都監捉獲鈕銷銅錢到官即與保奏推賞一內外應奉官司等處法物等應用銅鑄釘飾限一月申朝廷仍舊使用一僧道鐘磬等并民間及船戶日前置到銅鑼係防托使用者仰寺觀主首及民戶各開具件數經州府陳狀鑄鑿限一月申官一鑄造之家未賣器皿委官置場立限聽人戶投賣一鐘磬等鞞轡作子令文思院鑄造聽人戶僧道請買一應造軍器須用銅者申所屬支降一民間照子令湖州拘籍工匠在官鑄造從人戶請買一諸路監司州軍公然呼集工匠鑄造令後敢自違戾外責監司五察內委御史臺彈奏一自今降指揮之後官員士庶尚敢

共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私下收買者許人陳告一令降指揮到日仰諸路監司等鏤板曉示一有關防未盡事件許所在官司限一月降具中聞詔令刑部疾速遍牒施行

十月七日知臨安府趙師異言元祐五年蘇軾奏西湖有五不可廢而放生池首居其一至紹興三年議臣謂今之臨安鑿輿駐蹕尤宜涵養以示渥澤乞檢會天禧故事仍舊以湖為放生池禁止採捕高宗皇帝賜可令本府措置申明約束馮熙二年慶壽赦文嘗令本府立賞禁嚴專責巡警官司毋或縱容臣蒙恩假手首當遵奉然揭之具未立無以示虔寓敬而天禧之碑淪於草莽匿於居民往來之人不知其放生池欲於西湖之

濱置立亭宇書以扁榜每遇誕節前一日從守臣率官吏於亭縱釋鱗翼推廣上澤仍明具條制及前後頒降指揮榜亭左右庶幾表制嚴備人知崇敬從之

十三日潭州安撫司言瀘敘州長甯軍沿邊連接夷蠻全藉禁山林菁以為限隔從條不許漢人擅將物貨輒入蕃界侵越禁山斫伐林木照得蠻人載馬敘敘州互有齎帶板木前來本州變賣是致諸司遞年常下敘州打造舟船州縣寅緣騷擾乞令敘州委知通常切覺察檢舉毋令漢人將物貨擅入蕃蠻界販賣斫伐禁山林等項候蠻人齎帶板木出江方得就敘州漑下交易如有違犯被捉到官送獄根究從條斷罪追賞施行如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遇打造舟船自行差人收買板材置造無得準前直下敘州打造免致騷擾從之

三年正月十一日監察御史沈繼祖言乞戒敕外官無故不得輒與朝例通書其合通書只許一幅如慶賀之類止於三幅及在外書問往來並不許過數若過數不許接受如違並許彈劾重加責罰以儆有位從之

五月二十一日臣僚言乞戒敕朝士今後不得輒與謁士術人等書騷擾外路如有持書以取錢酒者並計贓與書及與錢物者同罪許人告著乞令甲務在必行外令監史內令御史臺覺察奏聞從之

二十五日臣僚言古者宰衡出鎮則曰判判者專制

之稱也非庶僚可擬令一州一軍一縣皆曰判下至丞簿稅亦曰判何判之多也判司簿尉以朝議為未足則曰中大令俸而上稱以中人為未足則曰太中且夫朝議八十一元士也太中大夫天子之侍從臣也今使人得以自相推予何僭濫如之不特此耳服食器用率多踰越且三簷青蓋昔時郡國長吏用之以其遠君而伸也輦轂之下雖貴極一品亦惟獨簷今州縣之間官無大小至士庶以及皂隸率用三簷填街塞巷蔽空如雲混淆若此何以正名分別姦慝耶欲望斷自聖衷官稱各從其實出而御蓋非長吏無得用三簷敢有越者重寘于憲亦及樸還淳之漸也從之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十二月二十七日臣僚言州縣之間害民者莫甚於科罰虐民者莫甚於慘酷且如以贖罪並緣而責其獻納以酒稅牽連而責其認錢或科敷於里正保正長或橫斂於師平僧道或利富室之財而啟誣告之風監司所當廉察也或以頭子錢為名而科取州縣郡守所當表帥也或以助州錢為名而科取屬邑此科罰之害民者也非州縣長官不許受辭而他官輒受禮非親民不許科法杖罪而鎮寨敢自專權司輒自訊囚荆杖代用藤條觀望鍛鍊備極荼毒此慘酷之虐民者也前後禁約科罰慘酷條令大字鏤板行下諸路郡邑揭于通衢其有犯者必罰無赦從之

四年二月五日國子監言福建麻沙書坊見刊雕太學總新文體內丁巳太學春季私試都魁郭明卿問定國是問京西屯田問聖考風化本監尋將案籍拖照得郭明卿去年春季策試即不曾中選亦不曾有前項問目及將程文披閱本^多是撰造恠辟虛浮之語又妄作祭酒以下批鑿似主張偽學欺惑天下深為不便乞行下福建運司追取印版發赴國子監交納及已印未賣並當官焚之仍將雕行印賣人送獄根勘因依供申取旨施行從之

三月四日詔弔祭使人過界仰經過州縣嚴行禁止民間不許歌樂及觀看人戶毋致衣服華飾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十一日臣僚言今天下郡邑鄉聚每歲立社計戶哀金以造作兵器小有忤意變故隨生迨者都城鬻賣娛悅童稚之具多有裝飾兵器弄偽成真乞今後遇有獻神禱旱等事不得以頭刃為戲凡物之像兵器者亦不許復鬻於市從之

二十一日臣僚言乞將建寧府及諸州應有書肆去處輒將曲學小儒撰到時文改換名色真偽相雜不經國子監看詳及破碎編類有誤傳習者並日下毀板仍具數申尚書省并禮部其已印未賣者悉不得私買如有違犯科罪惟均從之

四月二十九日詔應朝士以下並不許講且朔慶賀

私謝苛禮惟議職事陳利害方許相見其有無故看謁
躁進不悛者朝士則令御史臺覺察局務則令所屬長
官按劾

五月六日臣僚言楚俗淫祠其來尚矣惟是戕人以
賽鬼不聞宜有於聖世俗尚師巫能以禍福證兆黃鼓
愚民歲有輸於公曰師巫錢自謂有籍於官官利其一
孔之入於是縱其所為無復誰何浸淫妖幻詛厭益廣
遂至用人以祭每遇閏歲此風猶熾乞告戒湖北一路
監司帥守先嚴官吏收納師巫錢之禁然後取其為巫
者並勒令易業不帥者與傳習妖教同科庶幾此俗漸
革從之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十三日詔今後女冠道士不得出入宮禁三宮準此
十六日臣寮言邇歲以來革私鑄之姦嚴銷毀之禁
猶沙毛猶未盡戢乞下所屬監司州縣督責廂分警飭
巡尉嚴保伍之法申粉壁之禁使盜鑄之弊銷般販之
習弭行用之患革一有違戾鋤去本根庶幾窒其弊於
本厚享其利於經久從之

八月二十九日臣僚言南恩州介於德慶府新高雷
化數州之間程途相去三五百里之遠久例凡有送迎
並過往差類農民以為夫脚既妨農時遂失本業他處
遞相倣倣實為民害又軍兵所押馬綱經從州縣鄉村
最為優民每綱馬二足係差一人牽駕故路無壅過今

乃成羣散走馳突于道過城市則衝路人物遇秋成則踐損禾稼乞下諸路監司禁約州縣不得輒差農民充夫脚所屬約束取馬官兵嚴行部轄不得擾害州縣損傷禾稼如違並寘典憲從之

九月一日臣僚言浙右有所謂道民實喫菜事魔之流而竊自託於佛老以掩物議既非僧道又非童行輒於編戶之外別為一族姦淫汙穢甚於常人而以屏妻擊斷葷酒為戒法貪^冒貨賄甚於常人而以建祠廟修橋梁為功行一鄉一聚各有魁宿平居暇日公為結習曰燒香曰燃燈曰設齋曰誦經千百為群倏聚忽散撰造事端興動工役黃緣名色斂率民財陵駕善良橫行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村疇間有鬪訟則合謀併力共出金錢厚賂胥吏必勝乃已每遇營造造陰相部勒嘯呼所及跨縣連州工匠役徒悉出其黨什器資糧隨即備具人徒見其一切辦事之可喜而不知張皇聲勢之可慮也及今不圖後將若何乞行下浙西諸郡今後百姓不得妄立名色自稱道民結集徒黨嚴切曉諭各令四散着業如敢違戾將為首人決配遠惡州軍徒黨編管務要消散異類使復齒於平民以推廣陛下抑誕恠暢皇極之意從之

五年正月二十六日臣僚言聞二廣州軍凡為僧者豈真出家之人蓋游手之徒遍走二廣彙緣州縣求售為帖號曰沙彌即擅自披剃為僧或即營求住持寺院不

數年間常在財物掩為已有席捲而去則奔走他鄉復為齊民乞明詔二廣監司禁約州軍自今後不許妄給沙彌偽帖如已給立限許自首納嚴示賞罰毋致違戾從之

八月二十八日臣僚言乞今所在官司自到任之日即具吏人姓名保明申常平司如已經斷罷不該收敘之人不許存留其合敘用之人非經元犯官司陳乞不許收敘其州縣官任滿日仍於印紙內畫一批書不曾違法收敘經罷吏人以憑稽攷庶幾為吏者稍知斷罷敘後之難亦皆有以自愛是亦檢柅吏姦之一端也從之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十一月十八日臣僚言乞今後祠祭須管候禮畢班退方許徐徐收徹如吏卒準前謹諱御史臺重行斷治或是攝察監察即仰具申本臺敢有縱容併加彈劾從之

同日臣僚言乞今日隨駕儀衛須管各依次序接續安行不得參差錯雜羣臣班列仰班吏遵依儀式務令整肅或過庭廡窄處亦須隨宜措畫略依雜壓稍成班序如敢違戾並令御史臺彈劾重寘典憲從之

六年五月六日詔令內外諸軍主帥應軍士見欠營運息錢日下並與除放今後不許科仰差撥不願營運之人儻違今來所降指揮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總領所

不係總領制司去處委守臣各常切覺察稍有違戾取旨施行仰主帥日下給榜諸軍寨門曉示從樞密院請也

嘉泰元年二月十七日臣僚言邇來姦人往往藏形匿影緣飾語言或密榜通衢或潛投訟詎用以動搖州縣誣讒善良大抵守令行法奉公羣小類多不悅按察之官設或先有憎惡謾采其說必致守令枉罹罪譴姦人因得武斷一方其風始於州縣寢淫入於都城甚至詆訐朝臣譏訕時政其迹若近於公而其心實根於搖撼此風漸長非國之福乞頒詔旨嚴戒諸路按察官不許采聽暗昧不根匿名文書有如民間寃抑自當明著年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月指陳實事親經所屬陳訴即為施行具有上書陳說利害即委之納言之官擇其果忠於為國不涉私邪者即為敷納于上如是則州縣守宰各得展布不為巧猾之所傾陷公朝親信盡忠竭節之臣得以功名終始而不為讒邪之所動搖姦萌杜絕國勢尊安實宗社之幸從之

四月十三日御筆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殊無區別雖屢有約束終未盡革今回祿之後凡官民戶起蓋屋宇一遵制度務從簡樸毋事華飾銷金鋪翠並不許服用除先將宮中首飾衣服等令內東門司日下拘收焚之通衢其中外士庶之家令有司檢照前後條

法嚴立罪賞禁止貴近之家尤當遵守如有違犯必罰無赦

二十四日新權知資州劉述言臣竊見蜀之邊郡多與蕃界相接深山峻嶺大林巨木綿亘數千百里虎狼窟宅人迹不通自無窺伺之虞祖宗禁止採伐不為不嚴有如施州邊民嗜利冒禁公然斫伐萬一夷人從此出沒則八寨所托遂成虛設嘗申諸司力行禁止曾未數歲侵斫如初乞行下施州令守倅任責差人於水溢十二渡等處巡邏月具申樞密院如敢犯禁重寘典憲守倅失於覺察亦乞罷黜凡蜀郡禁山各於要害之地一例照應施行從之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九月十九日臣寮言臣昨試郡吳興首問獄囚自當年正月至月終境由已殺四十九人而隣里掩蓋不以聞者不預焉臣甚駭之力詢其故皆淫祠有以啟之所謂淫祠者始因愚民無知以謂殺人而死可得為神其家父子兄弟與夫鄉黨隣里又憚聞官之擾相與從與使之自經於是立廟以祠稱之為神故後之凡欲殺人者三五為羣酌酒割牲謂之起傷起傷之廟蓋徧於四境之內吳生不正典刑死乃得立廟遮相倣倣皆以殺人為喜豈清明之世近畿之地所宜有哉臣近禱雨祠山訪之道途頗言廣德愚民殺人之風漸入吳興寢寢不已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乞行下所屬應淫祠不載

祀典者盡行毀拆勿令再造凡有殺人而自經者以法戮屍其父母兄弟妻孥不即諫止與夫已殺人而逼令自經祠之以廟者次第坐罪從之遠方從之

十二月十一日詔已降指揮禁止銷金鋪翠非不嚴切訪聞外方州縣視為文具畧不禁止可專委逐路點刑專一禁戢如守令奉行減裂仰具名聞奏切待重作行遣如所部內尚有製造服著之人併將提刑一例責降

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差權知隨州趙彥衛言恭惟國家祖功宗德超冠百王真賢實能遠踰前代史館成書有三朝國史兩朝國史五朝國史莫不命大臣以總提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選鴻儒以撰輯秘諸金匱傳寫有禁近來忽見本朝通鑑常編東都事略九朝通略丁未錄與夫語錄家傳品目類多鏤板盛行於世其間蓋有不曾徹聖聽者學者亦信之然初未嘗經有司之訂正乞盡行取索私史下之史館公共考核或有裨於公議即乞存留仍不許刊行自餘悉皆盡絕如有違戾重寘典憲從之

六月十三日臣僚言比年以來有所謂白衣道者聾瞽愚俗看經念佛雜混男女夜聚曉散相率成風呼吸之間千百響應江浙於今為盛聞又次之臣恐此風浸長日甚一日其患有出於意料之外者乞申飭有司必舉而行以正風俗不許私鞠庵舍詔令逐路監司常切

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條具聞奏既而又詔諸路監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出榜曉諭限半月許令本州自陳給據付主庵人收執如出限不自陳及再有創置之人告受支給賞錢一千貫先以官錢交代却與犯人名下追納其庵舍產業盡行籍沒入官候出給公據足日逐州置籍申監司類聚施行

七月九日詔令諸路帥憲司行下逐州軍應有書坊去處將事干國體及邊機軍政利害文籍各州委官看詳如委是不許私下雕印有違見行條法指揮並仰拘收繳申國子監所有板本日下並行毀磨不得稍有隱漏及憑籍騷擾仍仰江邊州軍常切措置關防或因事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發露即將興販經由地分乃印造州軍不覺察官吏根究重作施行委自帥憲司嚴立賞勝許人告捉月具有無違戾聞奏

以盱眙軍獲到戴十六等輒將本朝事實等文字欲行過界故也

十二月九日權知萬州趙帥作言峽路民居險遠素習夷風易惑以詐易煽以惡致使淫巫得肆簧鼓凡遇疾病不事醫藥聽命於巫決卜求神殺牲為祭虛費家財無益病人雖謂抵死猶謂事神之未至故得凡疾十死八九又其俗以不道千富祀諸昏淫之鬼往往用人僥冀作福流為殘忍不可備言乞行下本路先禁帥巫

俾之改業嚴結保伍斷絕禁呪及祭鬼器用庶幾拔本塞源不致滋長詔仰本路提刑嚴切禁止務要盡絕如有違犯重作施行

三年五月十八日臣僚言臣聞治道之要在正風俗而風俗之別則有二焉一日民俗一日士俗民俗不正士俗救之士俗不正而欲正其在民者不可得也厥今之正風俗莫先銷金補翠之飾竊見近日以來街坊賈人公然貨鬻倡優下妾恣為服飾以至游手之徒為左道之奉迎神祠佛千百為羣裝修隊仗曳地為衣金翠奪目臣推其本弊不在民實緣士夫之家狃於豪貴之習服用華侈則下而民俗得以轉相視倣乞申嚴法禁首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飾士夫犯者痛罰雖貴不赦告者立賞雖多不吝若此則士俗既正民俗不正者未之有也從之

七月十二一日臣僚言今日民力殫匱極可憐憫州縣之間恬不顧恤守臣知財富之當急而不知民力之不及或委曹職或差監當或檄異縣之僚惟敏健是擇又輔之以殘刻之州吏其人稟承風旨奔走期會不復知有百姓之痛瘡戶稅合輸之外剗刷殘零驅磨隱漏已納者迫以重輸差去者抑令陪納編氓後戶冤痛無訴邑長縣佐旁觀而不敢言國家倚民為命脈而州郡視縣猶子舍豈應不恤如此乞嚴戒諸路守臣今後不許以拘催稅賦剗削官錢為名別差本州官吏及外縣

官下屬邑騷擾其間知縣果有罷軟不勝任者只就當
邑僚佐選委仍須斟酌緩急使應期會若本縣素來限
節已定不許破限迫趣重為戶長之害或有違戾監司
覺察按劾重寘典憲從之

十一月十一日南郊赦文訪聞形勢之家違法私置
獄具僻截隱僻屋宇或因一時喜怒或因爭訟財產之
類輒將貧弱無辜之人關鎖饑餓任情捶拷以致死於
非命雖偶不死亦成殘廢之疾被苦之家不敢伸訴深
為可憫自今赦到日仰守臣多立賞榜遍示縣鎮嚴行
禁止如有祠訴到官須管盡情根究依法施行或州縣
奉行不虔仰提刑司按劾月具有無違戾以聞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四年三月九日樞密院奏步軍都虞侯李郁言街市鋪
戶典當質庫輒將弓弩箭鏐之屬公肆出賣收當乞下
所屬重立罪賞約束但係軍器不許收當出賣從之
二十五日閤門舍人林伯成言驢騾馬有乘載之
功宜禁輕殺以備般運牛皮筋骨受納去處毋致散失
以供軍須之用從之

五月十四日知桂陽軍王斐言乞下沿江屯駐等處
嚴戒主帥不得容令統制官已下輒役部曲修造私室
仍委總領專一覺察將違戾兵官具姓名奏劾併坐主
帥失察之罪從之

十六日臣僚言牛皮筋角惟兩淮荆襄最多者蓋其

地空曠便於水草其民用之不恤所以多斃姑以臣前任安豐一郡言之每歲官收皮角不下千餘件尋常皆係姦民計會所屬估賣却行轉賣與北人蓋緣州解至臨安重有所費而不解發者省部未嘗稽考若彼朝廷委自提刑司專一拘刷申解仍許於係省或經總制錢內支破脚剩糜費之類嚴加禁約如州縣輒賣及拘占不發者必寘重罰如此則非惟朝廷省支買之費矣膠縑銅毛載在令甲禁止甚嚴比年公然過界累有敗獲甚至見任官親戚僕從等專以此為優潤之資蓋緣外借應副民間使用之名其實在於過界獲利數倍今若預加杜絕不許過江又恐民間闕用欲倣鉛礬乳香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體例從雜賣場量之數目給官引隨膠縑銅毛撥付沿邊州郡置厝給賣其無官引者不許過江沿路覺察並同販鉛礬之法而加嚴焉如此則姦民無所容其計矣從之

六月十七日詔累降指揮三衛江上諸軍不得私借人馬舟船非不嚴切訪聞日來畧不遵守至於巧作名色輒差權攝支送月餽蠹耗財賦自今截日任罷除赴赴朝叅官許量差借馬外餘並限一日拘收回軍馬亦不踏逐將隊戰馬尚或不悛必罰無赦

八月二十七日臣僚言廣西諸州之土丁初為防隘設命土豪首領選其壯而可用者部為隊伍教以弓弩

擊刺之法有司歲一點集撫勞之今諸州之民無非土
丁凡有工役驅馳迫逐不以人類待之壯者去而為盜
弱者東逃西走有死而已廣東鹽司捕私鹽之令每日
責弓兵必要獲鹽小人並緣為虐各船有零鹽三五觔
則陰取湊數解之鹽司甚者散入鄉民之家取其食鹽
為私鹽抖擻漁船淹造之鹽為私鹽醃魚汁為煎鹽水
英德府之山石其南取掘已盡其北隸浚光縣稍拔萬
仞下臨大江近山之民驅而取石不問能否沿崖攀木
縛閣棧於半空之間穴山洗石有性命之憂肇慶府之
硯石歲鑿不已致江水添入今則候冬月嚴水稍淺命
農夫車水硯匠伐石人有新坑南坑搜挾殆遍夫匠絡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繹山間歲失生業不能自存廉州之合浦產珠或云古
有是語實未嘗有珠貧者影嚮者傳聞拘籍漁船為採珠
戶其擾不可一二計海南四州黎洞地與南蕃相望有
所謂茅葉沉香黎人得之甚艱買者傳以為珍一路士
夫競囑四州收買或差人入洞彊買竟不得至還又有
脅之以威遂至出省地焚劫生事一方之民何辜乞詔
二廣監司常切覺察諸州縣官吏等人不得投使土工
不得科抑蠶丁不得以食鹽厚誣平民不得以淹造之
鹽魚汁羅織客旅英德不得放取山石肇慶不得取硯
石廉州不得取海蚌之屬海上四州不得遣人入黎洞
買香有一違戾官吏按劾以違制論餘人決配從之

十月二十七日臣僚言在廷之臣自一命而上至位絕百僚莫不各以其官職為稱今州縣官之初品與夫一再循轉者即取卿監侍從兩府之階官過為稱呼如彼右列抑又甚焉以至守令丞簿之屬僭稱曰判小小監當例以判院呼之欲戒飭州縣一遵中都事體隨其官職為稱不得輒循故習僭有過制從之

開禧元年五月十八日工部郎官吳鑄言昨者朝廷禁止私鑄銅器閭巷游手未作鑄造賣鬻之風一旦寢息而在京官司工役之處或因製造軍器及公廨用度之物旁緣打造潛行貨鬻竊恐人見輦轂之下尚敢如此遠州遐邑相率效尤漸不可制乞申嚴禁約從之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二十五日詔訪聞內外諸軍將令干等人有詐作百姓名色私放軍債已是違戾法禁又輒將物貨高價扭賣每遇支散衣糧料錢等輒於打請之際倚恃部轄徑行兜取顯屬捃剋自令降指揮到日仰主帥嚴行禁戢如敢仍前違犯主帥覺察開具姓名申樞密院取旨重寘典憲主帥不行覺察亦當重議錮罰可令三省樞密院給降黃榜下諸軍曉示

十一月九日淮東提舉陳績言主將剋剋至重莫甚於今日私役之弊買土之弊差使營運之弊未嘗少革是猶曰公家之事然也至於屯駐之所私買田宅役官兵以為之管幹役軍匠以為之營造竹木甑瓦之屬悉

取之官國家竭民力以養兵而主將迺竭民力以奉已
乞今後應管兵官輒敢放屯駐之所私置田宅許民間
告首以違制論從之

二年四月十七日臣僚言都城之內連甍比屋既有火
災隨時撲滅獨於彈壓一事猶未深講臣請條其利害
而備言之方鬱攸之滋熾也姦民幸災乘時剽掠張皇
聲勢動搖人心為害一也河渠貴相貫通政欲舟楫無
壅而公私巨舫舳艫相銜竹木排筏縱橫偏塞阻礙傷
害人命其為害二也古者棟宇之盛謂之木祚曩者一
藝之後土木之侈及過於前是欲以人勝天豈不悖理
傷道其為害三也欲令臨安府於通判幕職官及本府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兵將官內先次推擇彊敏有才之人以備緩急遇有遺
漏即差害委於要處分布彈壓仍分差總轄使臣撥隸
彈壓之官拘集頭項火下四散幾察如有姦民乘勢掠
人財物鼓譟驚眾者即時收捕枷送所屬根勘情重者
依軍法施行應公私坐船常時並不得放令入城及於
裏河擺泊應公私修造竹木并用舟船乘載不得編成
排筏撐駕入城應官民戶不得以板木器用壅塞河道
令臨安府多出文榜豫先曉諭約束犯人以違制論彈
壓官吏等不切覺察次第責罰從之

三年正月十六日行在權貨務狀行在務場每歲收赴
課額八百萬貫應副左藏西庫就支大軍給遣及朝廷

封樁財計建康一千二百萬貫鎮江四百萬貫應副淮東總領所給遣屯戍軍馬支費并解發上供封樁之數事繫重害今諸州府却依安撫司行下更不顧客販茶鹽舟船並行拘膚設有不敷之人便作有候軍期行遣遂使客人畏懼不肯興販三務所收課利全然稀少乞指揮下三務場遍牒曉諭興販茶鹽客人知委有茶鹽船經本務場陳乞送鋪戶保明詣實給黃旗公據收執興販州縣等處不得妄有拘獲違仰客人指實越訴將官吏重行施行從之

十月十七日臣僚言乞申飭諸路監司嚴切覺察部內如有因科買而不還價錢以和糴而輒作姦弊即州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追都吏縣追典押及承行人吏並行決配仍許人戶越訴內守令縱容情理巨蠹即併按劾以聞從之

嘉定二年七月四日權知漳州薛揚祖言科罰之為民病在在有之夫以小小小爭訟而姑從寬罰已非息爭之道今有以殺傷而至死者亦或以罰而苟免則冤氣何所伸乞明詔四方使為郡縣者不至科罰病民又言古有四民捨士農工商之外無他業自佛法流入中國民俗趨之而南方尤盛有如漳郡之民不假度牒以奉佛為名私置庵寮者其弊抑甚男子則稱為白衣道者女子則號曰女道男人失時不婚不嫁竊修道為名濟姦私之行乞嚴切禁戢應非度牒披剃之人並係各歸本

業從之

三年三月二十日臣僚言淮南旱蝗江湖中熟商販不通乞下諸路監司嚴戒州縣官通販米之舟弛下河出界之禁無得出水稅截糴或巧作名色拘留米舟許客人經所屬陳訴監司按劾以聞從之

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臣僚言今日之習俗僭擬踰制冒上無禁流弊至此不可不革青蓋之制輦轂之下非親王宰執不得輒用令通都大邑不問貴賤憧憧往來蔽空如雲黃幄之設尚方所用今編戶齊民一有醜設張之私室宜令臨安府帥臣具見行條令一切禁止如有違戾必實諸罰從之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五年二月十九日臣僚言今之任於廣者凡有出產皆賤價收之而歸州滿載南方地廣民稀民無蓋藏所藉土產以為卒歲之備今為官吏彊買商旅為之憚行若不禁戢慮傷民力乞下廣東西兩路監司帥臣嚴行約束違者按劾重寘典憲從之

八月一日臣寮言州郡商稅經費所繇出也今沿江場務較之往年所收十不及四五推原其繇皆士大夫之貪黷者實為之巨艘西下客貨如山經田場務曲為免稅沿江諸郡因此凋敝日甚其可不思所以扶持拯掖哉乞令沿江州郡揭榜稅場嚴行禁戢如有違戾許令守臣密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及御史臺從之

九月二十八日臣僚言竊見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而已朝廷以備邊之務不可弛間藉定其數更番以備防托奈何州縣創條科取胥吏並緣騷擾百出利歸於下怨歸於上乞行下漳泉福興化等郡禁戢沿海諸邑凡大小海船除防托差使外應干科斂無名色錢並行蠲免如溫台明等有海船去處亦一例禁戢毋得非法科取若水居小船不應丈尺不得拘籍騷擾如違許船戶越訴官計計賊重寘典憲從之

二十九日臣僚言沿江有諸屯州郡有禁旅蓋欲專備緩急豈容輒充私役今不惟私役至於寄居皆得借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事教閱披帶一切蠲免平時不習紀律不識行陣方時閑暇恬不為恠脫有緩急何所倚伏乞嚴戒江上諸屯依時教閱並不許差借私役諸路州軍禁軍自監司守倅而下不許占破後使及非法差出須令逐日盡赴教閱諸屯責總餉之官諸路責帥臣嚴行覺察不測委官點檢如或違例從實具申朝廷將主帥守臣重賜懲戒庶幾武備修明兼諸縣土軍弓手近日專克州縣後使及下鄉追呼教閱一事尤不之問乞並下諸路提刑司嚴切約束違者提刑司從公奏劾例行降黜亦可為緩急之備從之

十二月二十日臣僚言州縣之間頑民健訟不顧三

尺稍不得志以折角為恥妄經翻訴必欲僥倖一勝則
經州經諸司經臺部枝窮則又敢輕易妄經朝省無時
肯止甚至陳乞告中微賞未遂其意亦敢輒然上瀆天
聽語言妄亂觸犯不一不有以懲之則無忌憚不但害
及善良官司亦為其紊煩乞遍下州縣揭榜曉示今後
經州縣監司及至臺郡的然虛妄者必行收坐妄經朝
首者重作施行欺罔天聽者定行編配從之
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右諫議大夫鄭昭先言張官置吏
各有司存獄有重囚差官審覆委之倖貳令倖或辭避
不行至委幕職代之隨司吏胥不受約束不過具成案
涉筆紙尾而已寃枉何自而伸縣闕正宰權攝當屬邑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佐今縣官不差止委郡僚或外官兼攝擅作威福非理
擾民民力安得不困苗稅自有省限固當責之今佐今
乃差官交納或差州吏下縣已納再輸已放復催監繫
鞭笞殘虐如此酒稅自有定額監官皆係正員今乃欲
應人情酒務則差官提督稅場則別委拘收規圖添給
且利贏餘紊亂如此乞明示中外自今仍前違戾外則
委監司覺察內則許臺諫風聞重寘典憲從之

六月二十九日臣僚言曩歲權姦用事讒邪得志四
方游士紛集都城假借聲援簧鼓是非甚至脅持朝士
凌駕言路動如所欲同聲相應實繁有徒更化以來斥
逐輕浮亦當漸變不意此風復長士大夫惴惴然有朝

不謀夕之憂乞下臨安府嚴行禁止如有仍前撰造脅持敲惑令總轄使臣密切根緝追勘施行從之

十月二十八日臣僚言國朝令甲雕印言時政邊機文書者皆有罪近日書肆有北征讜議治安藥石等書乃龔日章華岳投進書劄所言間涉邊機乃筆之書銀之木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關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龔日華章岳文字盡行毀板其有已印賣者責書坊日下繳納當官毀壞從之

十二月六日臣僚言陛下當降御筆官民戶造屋一遵制度無事華飾今都城內外多建大第傑棟崇梁輪奐相高至於釋老之宮峻殿邃閣僭擬莫狀此土木奢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僭之弊也陛下亦嘗降御筆銷金鋪翠不許服用今有司檢點條令申飭中外務在必行今禁防既寬銷金日盛什物器用燕羞果核無一而不施金此銷金奢僭之弊也執侍管軍戎服乘騎此軍特甚障幕俱用綾羅褥裯色以綺錦此州縣奢僭之弊也執侍管軍戎服乘騎此軍將之當然今內管軍之官出則乘轎暖幄自衛作為奇巧以充饋送盛飾優伶以供宴娛此軍官奢僭之弊也甚至民德不一衣服無常都城皂隸高中大袖混雜士流民庶妻妾冠帔珠翠僭擬貴族其他未易悉數教化不明法制廢壞夫豈細故乞中嚴土木之制及銷金條令所在官司供帳不得徇例過數管軍官不許循

習舊弊仍風勵中外率循禮範以為民則共革奢僭之俗助成殷富之風從之

七年三月十六日臣僚言辰沅靖三州內則省民居之外則為熟戶山徭又有號曰峒丁接近生界迤邐深入圍峒甚多平時省民得以安居實賴熟戶之徭與夫峒丁相為捍蔽勦郡之初區處詳密隄防曲盡故法立有溪洞之專條行事有溪洞之體例無非為綏邊之策近年以來生界徭獠多有出沒省地而州縣無以禁戢者皆緣不能遵守良法夫溪峒專條山徭峒丁田地並不許與省民交易蓋慮其窮困無所顧藉今也州郡悉聽其與省民交易利於牙契所得輸稅可以資郡帑汎用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而山徭峒丁之丁米掛籍自如催督嚴峻多不聊生反引惹生界出沒省地若駸駸不已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乞明敕湖廣監司行下諸郡凡屬峒去處所有山徭峒丁田業一遵成憲不得擅與省民交易犯者科以違制之罪從之

五月十六日嘉興府狀乞令倭船前來本部住泊趁歲計詔權令嘉興府行下華亭縣住泊海南船隻抽解如客人陳給公據仰本府具申戶部出給及不得住泊高麗倭船其客人起發前往海南州軍仰本府縣嚴行覺察不得容令夾帶銅錢申提刑司委官搜檢亦不許將元船再販物貨往廣泉州軍如輒有夾帶銅錢到於

別處官司敗獲守臣知縣並行鑄青仍行下兩浙轉運司慶元府照會及浙西提刑司專一覺察施行

九月二十六日臣僚言今之風俗自京畿以至江浙其微之不可不謹者非一社稷之所報有常祀也今愚民之媚於神者每以社會為名集無賴千百操戈被甲鳴鉦擊鼓巡行於鄉井之間萬一有嘯呼其間如竊弄潢池之兵者則里社何以禦之此習俗之不可不謹其微者一也古者衣服有常民得歸一今愚民以迎神為名妄一男子目以為神如古者立戶以祭冠冕之華服色之僭飾金車張皇蓋縱觀者不駭執法者不訶僭亂之俗莫此為甚此習俗之不可不謹其微者二也古之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命名者不以日月山川非獨欲其不難於避也蓋名以正義義以正行今之士夫與豪傑之嚮午於鄉井者或襲古帝王之名殆將何為耶此又習俗之不可不謹其微者三也天下之事必自其微而謹之微之不謹積習至著殆有難於政者乞明詔大臣申嚴行下監司郡守鏤榜曉示嚴行禁戢其或不悛必置重憲從之

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臣僚言京師風俗之樞機禮教人心之所範陛下崇尚朴素躬履儉約固嘗特降御筆首嚴銷金鋪翠之禁曾未數月冒犯如故臣以為行法固自近始而尤當禁絕其源竊見京城內外有專以打造金箔及鋪翠銷金為業者不下數百家列之市肆藏之

篋盡通販往來者往往至數千人若於其源而盡絕之
販造者既無所容則服用者不期革而自革矣乞行下
臨安府檢坐見行條法申嚴榜示其打造金箔及銷金
鋪翠工匠等人仰日下改業將應干作具經官首納如
限外不肯仍前製造販賣並許人告犯人從杖罪科斷
枷項號令監賞候犯人替外路州軍專委轉運司嚴切
禁嚴準此施行從之

五月一日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曾從龍等看詳殿中
侍御史兼侍講應武奏去年江浙災傷州郡多為官司
掩蔽減收租稅率不以實權與倚閣四等以下當年所
欠二稅直俟今年秋成熟方許催納所有六年以前諸色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稅賦零欠悉與蠲放從龍等看詳欲下戶部疾速具申
尚書省一諸州科折綾綿豆麥之類惟計一歲所費科
之工戶蓋上戶力勝重賦無可辭難自二等而行則非
其比近年以來州郡利於贏餘大率多科數目乃使二
等之末例同科折乞今戶部轉運司行下諸州除折帛
自有成法外其綾綿豆麥之類止合指定合用數目如
科折過數許人戶越訴從龍等看詳欲下戶部嚴行約
束如違許人戶越訴一諸路州縣人戶多有坍江落溪
之田業既不存稅則如故州縣不與除減遂至人戶困
於虛賦監錮斷決無所告愬乞令上司差官檢覆除豁
二稅毋掛簿籍久為民害從龍等看詳欲下諸路運司

嚴行約束如遇人戶陳訴即與差官覈實除豁施行一
諸州坊場多有敗闕既久額錢仍舊或界限已滿抑使
抱認或敷攤衆戶使之均納追呼監繫無由了絕乞令
所屬監司審覈如敗闕日久合與體減不許抑勒抱認
敢有違戾令監司覺察從龍等看詳欲下所屬監司覈
實取見敗闕去處具申尚書省取旨除豁劄內藏庫照
會施行一預借人戶稅賦臣僚屢有奏請朝廷屢行禁
止非不嚴切訪聞州縣奉承不度多是循習如後錢一
項或借及三兩年盡被官吏侵欺故民間每受預借之
苦乞令諸路提舉常平司行下諸州縣照應施行其餘
諸色稅賦亦令照已降指揮不得先期預催如有違戾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許人戶越訴從龍等看詳欲下戶部照累降指揮申嚴
行下約束施行並從之

十一日右正言兼侍講倪千里言版曹歲買綿絹於
諸郡不以時估定價率以官價抑民俾廳督諸縣諸縣
責牙僧紛紛追擾民胥怨咨乞令戶部如諸郡申發到
綿絹則樣仰依時估定價不得減剋仍行下轉運司嚴
行禁戢諸郡不得科擾如違按奏施行從之

七月四日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周勉言今日生民之
苦其最甚者稅斂之日急郡守以豐裕為能縣令以峻
急祈免一縣之賦十分而解九分之九可以少舒矣然
文移之出如雷如寔縣吏逃逸故為令丞者日坐湯火

塗炭而每不聊生奈之何長吏不恤也版曹大計臣不能知專人下郡豈曰美事求無陵暴賂必不貸若是欲郡之寬縣郡胥之無為侵竊不可得也夏秋二稅法有省限令兩浙州郡有以三月末而催夏稅者矣有責絹以錢必四月取又因買絹他郡而規取其贏者矣均之稅也貧者稱貸子錢則一月之先有一月之害然則版曹州郡專人亦可無遺乎稅斂苟及九分有奇亦可少緩乎省限亦可復乎兼給事中曾從龍等看詳欲乞嚴行禁戢仍許御史臺覺察從之

八月二十二日臣僚言竊見兩浙江淮等路今歲旱魃為虐種不入土者什七八加之飛蝗肆毒所過一空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民心嗷嗷甚可愛也且州縣之間正使有無相通未至艱食今聞帥臣守令各私其境以隣為壑禁遏未斛並不出本路州縣之界遂至上戶閉糶望風翔貴盜賊間作流離餓莩不絕于道遲以旬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乞行下並仰通販米斛舟楫往來不得禁遏經由場務不得收力勝等稅錢聽民旅從便糶糶官司不必定其價直如有違戾外委監司內而臺諫覺察彈劾重寘典憲從之

二十七日臣僚言竊惟朝廷張官置吏上下相維無非使之奉行主德乃有立意本善而流弊滋甚者諸路監司差官餽送之弊是也冬夏慮囚則差官踈決義倉

慮移易則差官覈實楮價慮折閱則差官體訪路凡幾州州凡幾縣而監司不能以徧歷故聽遣其所屬而五察之承其命者固當體其分遣之意今乃奉檄而行惟利是圖稍不滿欲多端羅織饋遺悅心雖有過愆置而不言為監司者亦將何從而察之耶乞今後諸路應差官吏須釋清廉介潔之人除批券之外其餘饋送並不許接受比以賦論從之

十二月四日臣僚言銅錢銷毀最為大患今欲嚴行禁戢非必初為條令但遵守舊法務在必行如有冒禁者以銷毀不多或從濶畧一遵條令庶幾銅錢不至消耗實非小補從之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三十日臣僚言比者旱蝗為孽民食奏艱朝廷經理不遺餘力蠲領廩朝奏夕可惠至涯也臣久歷州縣備究疾苦凶年饑歲惟中戶最可憫憐蓋中人之家入僅償出粒米狼戾尚鮮蓋藏不幸遇災自救不給州縣例行科抑使之出粟期會督迫逾於常賦鬻田貸室轉糶應輸富者乘時高價取贏反遂其吞并之計胥吏並緣推排以飽竊壑之欲乞行下應早荒州縣出粟賑糶未免亦科及中戶當量察其有無不可專論產錢多方招誘不可專事抑勒如官司過於暴刻胥吏緣此詐取受人戶越訴當擇其甚者重寘典憲從之

同日臣僚言臣筵跡會朝或因奏對備見內諸司之

吏與夫仗衛之人離次而錯立聚首而簇談心竊恠之
至於身之冠服各有常度或迺持幘帽于手繫衫服于
腰短褐便衣恬無忌憚乞行下所屬嚴立約束應入出
官門衣冠並須如儀裹戴服繫行立之際務在整肅其
或不恭重寘典憲所隸官司或不覺察亦加責罰庶幾
天極崇嚴主勢隆重從之

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臣僚言州縣之間事力有限而游
士挾書以干懇者甚非所宜乞申飭有位應有求書抵
州縣干乞或親書或連銜並不許發其州縣得書亦不
許輒有應副違者示以懲罰從之

十年三月一日臣僚言近因職事檢獄天府其間王正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國等屢入番國漏泊一事案牘所供殊駭觀聽復聞沿
海州縣如華亭海鹽青龍顧江陰鎮江通泰等處姦民
豪戶廣收米斛販入諸番此尤利害之切者乞行下沿
海州軍各敕所屬縣鎮籍定海舟應有買販入番先具
所載名件經官給據委官檢實方得出海巡警官司看
驗公憑方許放行如係禁之物許令徒黨告首重者以
舟中之物充賞至若米斛在舟只許會計舟人期程食
用庶幾姦民知所畏戢從之

八月二十九日臣僚言比日以來海多寇盜剽掠平
民如廣之多漿船温台之捕魚船所至為害沿海官兵
皆相為囊橐一旦有警不肯極力追捕間有捕獲類多

故縱乞行下沿海州軍及逐州巡捕等官應界分之火
遇有劫盜立限緝捉踰時刻不獲者即行責罰或行劫
之盜續被他處捉獲兵劫與賊一同坐罪其官屬有失
覺察重賜鐫責從之

十月四日臣僚言選侯擇令所以分民社之寄重藩
宣之託職任蓋不輕也而疆梗弗率猶得以為州縣之
擾則亦積習既深而其類非一爾何者倚勢干請挾公
濟私則有寄居之擾事力有餘劫制是務則有豪富之
擾抵冒法禁刑責不加則宗室之擾鼠牙雀角珥筆健
訟則有頑民之擾隱占逋賦怨怒督促則有攬戶之擾
甚而侵擾事權陵轍傾陷則又有同官之擾臣備數臺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察每遇受詞目覩其弊尋行體訪皆無籍之徒陷於微
利受情而來多者或至數十為群竄易顛末巧飾詞理
期於必中聽受之際固不容不致其審近者畿邑之民
有訴其長者至有司究詰乃得其所使之實聞者為之
駭愕夫以天府耳目之近官聯之密且猶若此則四方
萬里之廣蓋可知矣欲行下諸路郡縣明行揭示俾各
知分義之守仍令聽受官司或遇此等詞訴必須公心
究竟其實若州縣長吏貪謬殘虐悖理傷道則嚴行按
奏重寘於法或疆橫姦欺之輩妄為陵犯亦必遵照申
令嚴與施行從之

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臣聞楮弊之折閱原於銅

錢之消耗銅錢之消耗原於透漏之無涯乞行下慶元
泉廣諸郡多於船舶離岸之時差官檢視之外令綱首
重立罪狀舟行之後或有告首敗露不問緝錢之多寡
船貨悉與拘沒仍令沿海州郡多出榜示於灣澳泊舟
去處重立賞格許人緝捉每獲到下海銅錢一貫酬以
十貫之賞仍將犯人重與估籍庶幾透漏之弊少革從
之

十一年四月四日臣僚言朝廷以浙左諸郡去歲小歉
民生艱食權宜通變從商販運米過江救災恤民不容
不爾夫何乘隙好利之徒抵冒法禁一離江岸蕩無禁
止遵海而往透入虜界者不一適者浙右如華亭海鹽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江陰顧迺等處其為漏泄米斛不可勝計且天禍彼國
連年飢饉猶且逞其兇暴而吾之姦民趨利玩法以資
盜糧利害豈小乞行下淮浙漕司及沿海州郡各飭所
屬措置關防如獲到違戾之人研窮勘鞫處以軍法其
能告捕者官司給賞之外盡以所載之物與之斷在必
行期以無犯從之

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都省言勘會見錢稀少會價漸
至低減訪聞日來皆由銅錢下江并番船偷載與夫越
界販賣出外已劄下諸路提刑提舉轉運市舶司日下
各嚴切行下所部州軍差人嚴行搜檢船戶不許偷載
銅錢下船如有違犯之人許同舟徒伴并諸色人告首

即將犯人送獄根勘仍於名下重與追賞犯人并船戶與所取物貨并船盡藉沒入官一體決配斷罪仍仰州縣分明重立罪賞多出文牒曉諭常切從公緝捉無使透漏仍仰所部監司覺察州縣違慢去處切待取旨重行鑄責施行

八月九日臣僚言今日楮券之弊較之開禧之前固不若彼之甚州縣稱提久而厭玩不無折閱去處然振起其折閱之漸而杜絕其致弊之因其策在錢而不在楮蓋錢者所以權乎楮也今日之錢鼓鑄不登滲漏不貨鈺銷日盡私家藏匿疊是四弊固宜銅錢日少而無以濟楮弊之流行乞申明禁令凡坑冶鼓鑄責之所司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必欲歲數增衍至於蕃賈之添漏工匠之鈺銷豪民賦吏之藏積嚴行禁止無尚虛文無恤物議則銅錢可以漸裕子母可以相權楮弊之價不至於隨起而隨朴矣至若州縣稱提之策則民賦輸納官吏俸給一用錢會中半之說猶可奉行而嘉定九年臣僚所奏具在可覆乞檢舉頒行州縣務在必行從之

十一月十一日臣僚言錢塘為天子之行都神京之禁地三數年來庸人販夫詭親王貴胄之名占他人墳壠之地以為石蕩打鑿穿鑿豈獨山川鬼神為之不寧而山居之民亦不得安跡乞行下所屬嚴切禁止不許仍舊公然打鑿所是已鑿空洞亦乞旋行填塞以實舊

址從之

十二月三日臣僚言天祐我宋百年故土挈之來歸虜日敗亡正不足慮第惟邊城穡事屢以稔告而彼疆旱潦無歲無之及聞虜得竊糴吾境姦民趨利公然般販非細故也虜之長技所恃為馬連年師徒敗擾十耗七八彼平時取馬或於西界仇怨以來既不復通遂乃厚捐珍寶竊市於吾襄漢間甚而膠鰐亦從而往借寇兵資盜糧莫此為甚乞行下沿邊州郡應民間移運米穀及有交易並令本鄉總保或隣甲保識委無出界情弊方許通行如已保識而故違出界者併保識人同罪及販賣膠鰐軍須等物併令所屬官司嚴切巡捕如或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奉行不虔別致發覺官吏重行責罰錮罷從之

十三年九月六日臣僚言折科之弊利不歸於公上而害切於生民始也惟係省務其斂尚微自後諸務從而効之所征無藝民賦頓增上供暗減歲復一歲至今極矣乞令兩浙轉運司先行約束專差精彊官屬劾實若數外多科并合許民戶越訴當職官皆坐以違制之罪從之

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臣僚言國朝差役有保正有戶長保正主掌煙火奉行文引而又有收捕兇暴盜賊之虞戶長夏則催稅秋則催苗而又有併催二稅後錢之苦所以任民之力不為不重矣今州縣官吏於斯二者不

惟不加優恤又且乘時剝削勢卑力窮必致破蕩乞行
下州縣令保正專任煙火文引之責諸色科斂並行禁
絕戶長惟任拘催二稅後錢之責其有恃頑拖欠之戶
即與嚴行追斷庶使充役之家不致重困從之

六月十六日德音赦文勘會蘄黃州并管下縣鎮民
戶昨緣避地流移渡江今欲復業之人應隨行衣物牛
具驢馬之類並不得邀阻收稅舟船免力勝如有違戾
許民戶越訴仍多出文榜曉諭

九月十日明堂赦文勘會州泉福興化四郡瀕海細
民以漁為業所得其實無幾州縣官吏不恤却行征取
自今赦到日仰本路轉運提刑司常切覺察如州縣仍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前違戾按劾聞奏

又赦文勘會諸縣起解本州及上司財賦如糴本錢
牙契錢忠順官錢經總制錢之類各有立定窠名訪聞
諸州軍不恤縣道逐時添立項目錢數遂為永額可令
日下改正改有違戾仰監司覺察按劾以聞

又赦文勘會保正副依條止掌煙火盜賊橋道等事
訪聞官司動用一切取辦如修葺材料差顧夫力勒令
催科並是違法仰今後州縣遵守條令不得汎有科擾
如違許充役之家越訴仍仰監司覺察按劾聞奏

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國家置船官於泉廣招徠
島夷阜通貨賄彼之所闕者如藝器茗醴之屬皆所願

得故以吾無用之物易彼有用之貨猶未見其害也今積習既熟來往頻繁金銀銅錢銅器之類皆以充斥外國頃年泉州尉官嘗捕銅錠千餘斤光爛如金皆精銅所造若非銷錢何以得此頗聞船司拘於歲課每冬津遣富商請驗以往其有不願者照籍點發夫既驅之而行雖有禁物人不敢告官不暇問銅日以耗職此之由臣愚謂宜戒飭船司俾之從長措置至冬不必遣船只如初制聽其自至彼既習用中國之物一歲不通必至乏用勢不容不求求市於我吾以客主之勢坐制其出入机察其違犯較夫津遣豪民賣物求售坐視其弊而莫之禁者得失有間矣乞亟賜行下是亦禁戢銅錢稱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提官會之一助也又言泉廣每歲起綱所謂廣色雖海運以達中都然水脚之費亦自不貲令外帑香貨充斥積壓陳腐幾為無用之物臣以為當令船司就地頭變賣止以官券來輸左帑乞併賜行下其於稱提官會亦非小補又言蕃夷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為鎮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亦非銅錢不售利源孔厚趨者日衆今則沿海郡縣寄居不論大小凡有勢力者則皆為之官司不敢誰何且為防護出境銅錢日寡弊或由此儻不行嚴行禁戢痛加懲治中國之錢將盡流入化外矣乞亟賜行下應與販銅錢下海入蕃者別立賞格許人指告命官追官勒停永不敘理百姓藉沒

家財重行法配並從之

十一月六日臣僚言比年以來游官不得志之士肆
謁無顧忌之傳專事口吻論議橫生勃乎不知底止大
則以此希榮干進小則以此探尾乞憐稍弗快意撰造
事端驚聽駭聞萬一有激其關繫至不細也乞下臣此
章以風厲之仍行下臨安揭榜曉示俾之改過自新如
或不悛臣當指實彈奏重行懲治從之

十六年正月五日臣僚言年來偽楮日甚丁卯舊楮綴
補以為新者有之蜀道楮網潛易於中流者有之小夫
窶人之家盜天子之權私鑄印文者亦有之如一界之
楮為數若干行之數年之間耗於水火耗於破損耗於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避方踰界而不易者又不知其幾也及其界滿而收也
其數常溢則偽楮之多可知今偽造有禁刊之印文編
之敕令非不嚴具而愚民無知抵冒自若意者朝廷過
於仁厚前後犯禁之人未必盡論如法故小人猶得以
玩之歟乞條具累朝偽造官會之禁嚴立黃榜版揭示
都闈仍下逐路鏤版其有犯者斷在必行官司或失覺
察併真典憲仍重捕獲之賞從之

十一日臣僚言六飛駐蹕錢塘閱數十年宮殿所峙
實在鳳山之前蓋古人所謂自天目山龍飛鳳舞而至
者鄉來鳳山一帶路南未闢車馬冠蓋多由嘉會門路
比年八盤嶺屢經砌疊其平如砥遂為通衢殊不思前

近帝闕後涉禁山行人敢爾紛擾非所以示尊崇也乞
下殿前司日下自和寧門相近八盤頰路口建立門闕
麗正門西舊自有門並行關閉除巡徼軍兵往來外應
千官員等輻馬買賣物貨等人並立牌禁止不得經行
違者具名申尚書省重作行遣官兵並不許假徼巡之
名因而取道仍乞指揮令臨安府嚴揭賞榜禁約增重
帝都實為利便從之

八月五日詔令戶部日下遍牒諸路州軍嚴行約束
當職官吏將受納苗米不得過數增收多量斗面如有
違戾許人戶越訴并行下逐路轉運司更切覺察將違
戾去處按劾施行仍多出文榜曉諭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十七年二月二日詔令刑部關牒六部御史臺諫院寺
監都庾應胥吏凡經片遂不以元犯輕重曾無勘決日
後並不許引赦限及特行收敘入役以幸吏姦

四月八日臣僚言臨安府轉運司凡所施行公事兩
造在庭有押到而未供者有已供而未呈者未免押出
台保幸卒毆打乞覓輒於妻卷之中僦客邸為關留之
所名曰窠裏得錢則聽其責保而去無錢則執縛拘繫
魚貫蟻聚具穢薰蒸隆暑嚴寒備極其苦安邊所及南
北兩廂錢塘仁和兩縣循習倣倣已令轉運司臨安府
委官嚴行根刷追斷毀拆窠柵鏤榜曉示自今知在人
關留窠裏仰家屬經御史臺越訴將犯人重斷編管四

隣不告一例懲治從之

九日臣寮言今進奏有郵吏各分郡以掌之苟事出於公則凡案牘之要程緘騰之彙具俾之申達足副使令其如利已自營務求巧便知私人之可用而不知常度之不可違知曲徑之可從而不知公法之為可憐於是部曹寺監之吏有因州郡委囑冒充承受郡守明知其人可以倚杖委心屈已而聽之動以二三千緡捐予其家供請託之費或馳書要位控露款私必使委曲投陳探求意嚮或公衙列事未即緘封必使審細斟量旋行政易又甚至結連吏黨鼓倡浮言附託賄徒播騰虛說守之所短則多方掩護更謂循良守之所忌則撰事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輿誣力為排訾以賤吏而取與侯牧交通罪固不容於誅矣謹按御史臺三司人吏結甲不得充州郡承受月狀申省具有明文矧在諸司並居朝職嚴於戢吏理亦宜然乞行下六部寺監等處依倣御史臺見行條制月具逐司人吏自主令而下並不得充州郡承受結狀保明中尚書省仍中臺證會若官吏通同故相容庇並許覺察彈奏追鞠犯吏重作施行其諸州申達文字奏郵屬吏專一稟承但示至公併下臨安府備揭賞贖責令緝捕使臣常切察探有外郡差人齎持書餽復往舊為承受之家即行收捉究勘得實計贓估配將守臣之違戾者取旨鐫罷從之

續

天啟元年正月

丁未年正月

戊申年正月

己酉年正月

庚戌年正月

辛亥年正月

壬子年正月

癸丑年正月

甲寅年正月

乙卯年正月

丙辰年正月

丁巳年正月

戊午年正月

己未年正月

庚申年正月

辛酉年正月

壬戌年正月

癸亥年正月

甲子年正月

乙丑年正月

丙寅年正月

丁卯年正月

戊辰年正月

己巳年正月

庚午年正月

辛未年正月

壬申年正月

癸酉年正月

甲戌年正月

乙亥年正月

丙子年正月



61页

